

●教学天地

“知行合一”用好历史教科书

——教师的教材观与教科书的使用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陈志刚；温州中学 赵 沁

不少老师对于教科书在教学中的作用、如何使用好教科书，依然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观念。教科书是课程实施的中介，教师的教材观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是否贴近课程目标、是否符合课程改革的要求。当前历史教师存在着怎样的教材观？在教学中怎样将认识上的“用教科书教”落实到行动中，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呢？笔者就此谈谈个人浅见，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

从表面上看，绝大多数教师已经认识到教科书只是教学的一种重要资源，知道在教学中要“用教科书教”，而非“教教科书”。但是，在实践中“教教科书”的观念依然左右着教师的行为，这可以从批评教科书的热情中反映出来。对于教科书编写的失误，教师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这既显现出他们热爱历史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态度，希望教科书完美而规范，也暴露出观念问题，即：教科书是权威，不能出错。如果学生知道课本上有错误的东西，就会觉得课本不可靠。可是，素质教育的目的恰恰不是让学生迷信书本，而是要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最终能够置疑、挑战书本。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偏颇和失误，不论在哪个国家，永远也不会根绝。不容许教科书出现错误，其潜意识还是“圣经式”的教材观。

对于教科书中某些陈旧的观点和编写失误的内容，教师应当如何对待？据我所知，在现实中，不能察觉教科书的缺陷、有想法也要按教科书进行教学的教师占大多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霸权式教科书的影响

当前的教科书大都依然采用结论式的陈述方式，罗列具有确定答案的学科内容，基本上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为学生提供的是种真理的话语。

这种直接呈现事实、概念的结论式教科书，忽视了教师的职责不是怎样传授教科书的内容，而是要利用教科书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忘记了教科书不仅要给学生提供最基本的知识，还应向学生展示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让学生经历和体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教科书没有摆正与课程标准之间的关系，忽略了怎样实施课程标准目标，使教科书的设计与课程标准要求几乎是“两张皮”。这样，师生在课堂教学中就无法有效地利用教科书进行学习探究，实现课程目标完全变成了教师的责任。另外，目前教师还没有自由选择教科书的权力，各种考试又都以教科书为背景，侧重于教科书的知识范围，因此造成大多数的教师不敢大胆创新，仍然视教科书为金科玉律。学生普遍采用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仍然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以史学观念代替教育观念

科学史观强调科学、实证，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尽量让历史事实说话。受科学史观的影响，教师们普遍认同历史教学就是传递和追求历史的真相，因此教科书绝对不能出现错误。实际上，历史研究很难做到客观中立，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选择，研究者的主观情感无法一笔勾销。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课题搜集整理资料，在叙述中，呈现他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因此，历史学被看作是一种诠释学，不同的人对于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认

识。那么,历史教学就不应该是简单地传递所谓科学、准确的历史事实,而是要在课堂上建构起一种历史情境,帮助学生在情境中主动去探究、思索,从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换言之,历史学习的过程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理解与诠释过程。

虽然追求真相是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但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任务不同。通过历史教育,到底希望学生获得什么呢?是历史的真相,还是通过历史真相帮助学生获得历史认识的方法?是告诉学生历史事实,还是通过对历史的体验认识社会环境?历史教学需要史学理论,但史学理论不能取代历史教育的研究。教师应该用历史教育的理论统领教学。

第三,历史会考标准的误导

课程改革后,各省先后出台了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均设计了短期会考标准,以教科书知识点为考核目标,使得老师们潜藏心底的“圣经式”教材观观念根深蒂固。在教学中,老师们总是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教科书内容,关注怎样使学生如何大量而快速地传递、接收信息、汲取知识,依然“遵循课本,教授课本,按照课本测试学生”。老师们不敢也不能大胆地带领学生质疑、批判教科书。对于课堂讨论,老师大多会将学生的讨论引导到教科书的结论上去,期望学生讨论后能够对教科书知识掌握得更牢固、理解得更深刻。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目前课改一直在进行,但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我国的历史课堂里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二

根据历史课程改革要求,历史教科书只是教学内容的一个参考,历史教育应该向广阔的方向发展。教师要设法引导学生把眼光投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不应死记硬背书本知识,要告诉学生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他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使学生们能够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鼓励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这种新的教材观,老师们并不陌生,然而知道并不意味着行动。教学是一个自主建构的过程,教师的任务不是怎样去传授教科书或预设的教学计划的内容,而是思考如何利用教材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将认识上的“用教科书教”的观念落实到行动中去,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老师

们怎样处理教科书、对待教科书,才能纠正心底潜在的陈旧的教材观,从课程的执行者提升成为课程知识的中介者呢?

第一,用探究方式使用教科书

由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学习历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探究历史,要求学生在参与、对话中进行历史的解释,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实验证明,对于某些概念,除非学生亲历探究过程,自主建构,否则无法真正理解与习得。历史思维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学生只有通过亲身探究与实践,才有可能领悟历史思维与历史学习的方法,学会判断史料、分析教科书,从矛盾的材料中得出自己的见解,养成证据意识,获得对历史知识的深层理解。因此,当教科书变成探究的素材时,才能更好地发挥推进学生探究与思考的作用和价值。

学生的探究往往是盲目的,老师若不对此进行指导,就会使学生的探究流于无意义的反复的形式。在使用教科书时,老师不妨示范一些理解、探究课本的策略,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在阅读时获取信息、归纳主要论点,并针对教科书的有关疑难内容提出问题,澄清教科书文本中哪些内容自己尚未理解清楚,尝试预测该部分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老师要指导学生学会批判性阅读,即能用自己的眼光去阅读,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其方法是:引导学生分析教科书的观点并对其进行质疑;领悟文字表面背后所隐含的意思;运用假设、分析、对比、评价、预测、推理、判断等方法,分析不同的争论,尝试得出结论。学生阅读教科书时,老师可以提出“文本谈论了什么?回答了什么?”等问题,组织学生分析文本,理清在文本中所发现的问题清单或者知识结构,分成小组归纳学习内容,制作知识“树状结构图”以说明关键事件、概念与本课主题的关系。渐渐地学生会发现,独立制作知识“树状结构图”对学习大有帮助,有助于认识到历史事件中原因与结果、比较与对比、问题与对策、疑问与回答、推论与论据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文本与情境、人物、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关系,从中领悟历史学习的方法。

在使用教科书进行探究时,教师要注意将历史事实、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观点联系起来,对主要历史概念和事件给予充分的解释,思考教科书文本所针对的课程目标是什么?它涉及了历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还是排除了某些方面?教师需要补充文本才有助于学生探究么?需要补充哪些材料?对于教科书文本所隐含的情感教育内容,

是否需要使用伦理、道德上的判断和批判性的思考呢？同时，老师还要反复捉摸、思考：学生能否独立的阅读，还是需要依赖老师的解释？学生阅读时会关注什么？在阅读时怎样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的技巧？如果学生知道了探究的方法，他们的思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怎样运用所学的内容知识探究新的问题或者分析社会问题？等等。在使用教科书进行探究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循序渐进地推进学生的探究和思考；注意将学习内容与学生的背景知识、教科书文本连接起来，提出学生感兴趣或学生有机会应用他们经验的问题，以引发学生对某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探究；并试图运用证据、逻辑为自己的答案进行辩护，使认识发生质的深化；帮助学生把对历史史料、事件、现象的解释，在经过内心的反复思考、实践后，上升为更接近事物本质的认识。

第二，修改教科书，重新组织教材

对于教材，老师们要认识到，教材就是在课堂上为实现教学目标、组织起来的有意义的材料，包括各种历史事实知识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与得出解释的方法。我们不能把教材理解为教科书、史料、地图、年表等，其实学习的方法也是教材。

教师修改教科书，从某方面来说就是“教材开发”，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掌握文本内容，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激发其探究的热情，提升思想认识。在重新组织教材时，老师们需要首先分析教科书，抓住教科书材料的优点，并找出需要改编的方面，然后围绕教学目标删除、添加、重组教材文本，以方便学生从文本中构建自己的理解，引出对教科书所提到问题的不同解读。

为了推进学生的探究与思考，老师选择教材时应该侧重于帮助学生对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理解上，反复推敲所选的教材能否调动学生既有的知识与经验，并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他们能够更深地思考问题，实现认识的飞跃？由于教材不仅仅是材料素材，还包括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与得出解释的方法，所以，选择时必须考虑教材能够引发学生提出和探究什么问题？教材暗含了哪些教学目标？

选择一个教材就意味着要揭示出这个教材所包含的事实，分析其背后种种隐藏的知识，学生面对该教材是否会由于预先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不足而导致探究受挫。教师必须探明理解这份教材需要哪些必要的先行经验和知识，明确所选择的教材中是否包含能让学生进行探究的要素；反复推敲该教

材蕴含的知识生成点，怎样使学生与教材产生强烈的碰撞；尽力挖掘教材中隐藏的知识，反复思考为什么要选择这些知识或材料？怎样帮助学生审视教科书，并挖掘潜在的课程内容而非盲目地接受课程知识？怎样利用教材使学生对教科书提出质疑并与 other 的观点进行比较？等，并从多种角度出发探究教材，使学生掌握历史思维的方法。

第三，设计解决问题的策略

由于历史教科书没有在课本中安排问题解决的方法，老师们在安排教材内容时就要注意有计划地设计问题解决与解决问题的策略。

问题解决就是教师为学生创设实际情境，激励学生独立探索并在学习过程中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强调各种解决问题策略的培养，使学生学会独立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策略是一种规则性的技术知识，如果要转变为实际的操作技能，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进行操作层面的训练。自身体验是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探索的前提，如果没有自身的探究经历，即使背熟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也不可能从中有所领悟。所以，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老师们应当一方面有意识地将解决问题的策略循序渐进地安排在教学内容中，另一方面提供实践的机会，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启发和培养学生多向思维的意识及习惯，使学生认识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单一的，问题的答案可能多种多样。

问题解决过程包括了主动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经多次试误后找出解决办法等诸多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老师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习惯，让学生懂得：第一，历史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怎样知道哪些历史陈述是真的？哪些证据在起作用？是什么让我们感到它可靠？第二，如何看待历史上的观点？如果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或换一个角度，会产生什么不同的看法？第三，如何理解历史事件以及分析的因果关系？有哪些因果分析的关系模式？生活中我们见过类似的分析和事情吗？第四，如何进行历史推理？假设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发生，历史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某一条件不存在，可能会出现别的情况吗？假如情况有变，还会怎样呢？等等。一旦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历史思维习惯，他们在历史探究时自然会冲破教科书的束缚，学会批判性思维，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分辨和审视，区分出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并从他

（下转第11页）

- [21][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2 册)[Z].“中央”日报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 [22]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由委员长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电(1941 年 12 月 16 日)[A].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
- [23][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M].韦凡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

(上接第 127 页)

人观点中得出新的体会,领悟文化的多元性,将所学的内容应用于相似的情境并作出合理的决策。在这一过程中,老师要注意分析学生需要哪些操作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以更好地启发学生发散式地思考问题,灵活地运用各种学习方法,通过相互间的讨论、辩论和交流,为他们提供探究历史、做出解释以及辩护自己想法与观点的机会。

第四,正视教科书中的错误

如何看待教科书中的错误或者偏见,老师们要认识到在教科书中发现编写的错误与偏见,并不是让学生拒绝教科书,而是让学生消除“课本是绝对权威”的观点,让学生学会质疑教科书文本,分析教科书存在哪些疏漏,哪些问题需要澄清,以及教科书中的思考材料是否能够充分解决待要解决的问题。“要透过教科书学到什么?”是新的教材观。对于教科书里的错误或者偏见,我们要让学生从讨论批判中自己发现错误之所在,在教室里加以解决,而不是等到教科书编写者修订课本、解决问题之后,再让学生记忆教条。这样,教科书就会转换为一种学习的工具,学生在教科书的召唤和教师的启发

下,在对有偏见的文本信息和观点进行补充的基础上,学习如何分辨真理和半真半假的陈述,积极主动地对教科书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和建构,从而获得智慧的发展和意义的生成。

教科书一旦脱去“权威”“真理”的外衣,如何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教科书在学习中的作用呢?笔者认为,美国历史教师马萨·格雷罗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在开始教奴隶制这一单元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历史教科书提供了多样化的主观和客观知识。我的目标是鼓励学生质疑那些未经考察的知识。因此,我请学生思考一下问题:历史是由谁写的?谁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为什么历史要这么写?我们把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剥削方式来分析历史。学生们考察不同的作者是如何阐述奴隶制历史的。我向学生解释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不同。然后,学生们分小组讨论黑人奴隶的原始资料。通过讨论,我们确证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和文化。全班概括了教科书中有关奴隶制的内容,然后我们比较了阐述奴隶制的不同方式。”^{[1] (p.187)}当然这只是一种做法,老师们完全可以根据国情、根据本校的学生状况,灵活创设出丰富多彩的方法。

参考文献:

- [1][美]珍妮·奥格斯等.教学与社会变革[M].程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